



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

陈映真 主编



本篇的題目「邪惡的庭院」，是指土耳其伊斯坦堡監獄，時人皆以「邪惡的庭院」稱之。

人物表

貝塔爾修士——本篇是以他在「邪惡的庭院」之回憶寫成的故事。

撒伊姆——「邪惡的庭院」中的囚犯，專以吹噓他和女人之間離合的種種，來打發鐵窗生涯的鬱悶枯寂。

卡拉契斯——又被人們稱為「亞提夫·阿拉」。他曾是個不良少年，後進入警界工作，性情大變，最後成了「邪惡的庭院」之典獄長。他以各項詭異的手法統御，花樣翻新，層出不窮，來無影，去無踪，沒有人能猜得出他下一步要做什么。他可以說是「邪惡的庭院」的靈魂人物。

賈米爾——「邪惡的庭院」的政治犯，可是他却是無辜的，他的一生是一個悲劇，為了逃避現實，埋首歷史書中，可是走火入魔，把自己妄想成歷史中的傑姆王子，不幸觸及當時的政治忌諱，因而繫獄。

哈伊姆——也是囚犯之一，好聽偷瞧，是個道道地地的包打聽，可是却疑神疑鬼，杯弓蛇影，心中沒有安全感，生活在恐怖的妄想中。

塔希爾——賈米爾之父，是土耳其望族，娶了一位希臘美人為妻，那就是賈米爾的母親。

瑞雪紛飛的冬天，大地一片銀妝，房子的門口也積了厚厚的雪堆。什麼都看不見了，只是一望無垠白茫茫的世界。原來那塊小小的墓地，也被厚厚的積雪覆蓋着，只有幾處較高十字架的墓碑矗立着，露出半截頭來。如果還能看到什麼，就是那條小徑，還只鋪着薄薄的新雪。這是因為昨天埋葬貝塔爾修士踏出來的。小徑愈走愈寬闊，最後連結着一塊橢圓形的土地。那兒的雪混着新翻出的黏土，變成了紅褐色。遠遠望去，像是白色大地的一塊血痕。一望無垠的白色雪原，渺茫無際地伸展開來。天色是一片鉛灰，天地相接處，却已渾然難分。這番景象，實在是够荒涼了！

從貝塔爾修士所居住的房间窗旁，可以將這塊銀色大地一覽無遺，盡收眼底。室內的靜寂蕭索，正如同室外的荒涼寒漠。房中擺着貝塔爾修士蒐集的各種時鐘。有的停着，有的走着。合着同一步調，刻着時間的聲音，滴滴答答地響着。鄰室傳來兩個修道士的低語聲，打破了室內沉寂單調的氣氛。他們正在隔壁的空房中整理貝塔爾修士的遺物目錄，不時起了小聲的爭執。

年紀較大的米歐修道士，口中一直念念有詞地，不知在咕囁些什麼。貝塔爾修士活著的時候，他就常常這樣喃喃咕咕地和他爭論着，就是到了現在，他還是改不掉這個習慣。貝塔爾修士生前就以精於修理時鐘、武器、機械而聞名遐邇。的確，他確是這方面一等一的高手。他不遺餘力地將修道院的經費，用來添購各種工具。對於這些心愛的工具，他是絕對禁止別人觸摸的。年輕的修道士拉斯吉斯拉姆著手編寫遺物目錄時，耐不住屋內的冰寒，希望點起火時，却挨了老者一頓斥罵：

「你們這些年輕人真是不中用，簡直像那些養在深閨中的土耳其姑娘！如果要室內也暖和和春，那麼今年冬天要支出多少薪火錢啊！」

老者突然閉口不語了。奇怪，自己訓人的語氣倒像是剛入土不久的貝塔爾修士呢？頓了一會兒，他還是一個勁地訓下去：

「拉斯吉斯拉姆！多古怪的名字呀！你何不叫拉斯比斯拉姆呢？（浪費金錢之意！）我真聽不慣你們這班年輕人的名字。在我們那個時候，修道院中的弟兄都親熱地稱呼馬爾可弟兄！米歐弟兄！伊波弟兄！那真是一個美好的時代呀！而你們呢？不知從什麼小說裏抄來的怪名字，什麼拉斯吉斯拉姆弟兄，波伊絲拉姆弟兄，布拉尼爾弟兄。成天聽這些怪名字，都不知道是在那個世界了！」

年輕修道士仍然振筆疾書，專心做他的事。對於老者的喋喋不休，就像東風吹馬耳，根本就無動於衷。這話以前也不知聽了多少回了，以後還不知又要聽多少回呢。聽得多了，早已麻木了

。他倒是一心一意把心神放在工作上。

兩天前，貝塔爾修士還是活生生的一個人，現在却是陰陽兩隔，讓這一老一少的兩個修道士，替他編寫遺物目錄。這不禁使人浮起一個奇特的聯想，這兩個人就像勝利者一樣，旁若無人地選取自己的戰利品。把他們視為勝利者，實在也是太抬舉他們了，他們只是比死者多了一口氣，還活着罷了！如果以第三者的立場來看，這兩個人就像兩個分贓的賊。話雖然這麼說，他們却是絕對無罪的！因為貝塔爾修士是再也不需要這些東西了，他這趟去了，是再也不會從墳墓中爬出來的。他們毋庸多慮在現場被逮個正着！這點當然不在話下。其實這也是旁人的想像，但是這個光景，也難免勾起他人的一些聯想！

「繼續往下寫吧！」——老修道士不客氣地命令着。——「就寫大型鐵鉗一把！」

兩人把各項工具一一入賬，等到全部登記完了之後，所有的工具都一股勁地被堆積在貝塔爾修士最喜愛的工作桌上。

看這兩個人一邊工作一邊說話的情景，不禁使人感慨一個人一死，就兩手一撒，什麼都不帶就走了。儘管是生前悉心蒐集的珍愛物品，死後也不再被需要了。人亡物在，終至被移置他處。

想起來還是三天前的事，貝塔爾修士把床上的彈簧和被褥都拿走，露出了光禿禿的床板。貝塔爾修士時而躺着，時而坐着說話。年輕的修道士凝望着雪地中貝塔爾修士的墓碑，還想着他幾天前說話時的光景。他心裏真是有股衝動，却是說不出來。那麼舌綻蓮花，神采飛揚，說起話來

精彩動人的一個人，怎麼就隔着這幾天，就一別千古，長眠在冰封雪掩的地下了呢？

貝塔爾修士死前的幾週，最喜歡提到滯留在伊斯坦堡那段時期的事。說起這件事，也隔了好些年頭了。那時是爲了處理一些財務上的問題，因而前往波斯尼亞修道院，會晤管理錢財的塔及亞修士，也就是前修道院院長。這位塔及亞修士望之儼然，清風亮節，是令人肅然起敬的人物。他是會說土耳其語的，（當他說的時候，總是一字一句緩緩道出，神態十分威嚴。）但他却無法讀和寫。因此在這方面，貝塔爾修士總要協助他，以補其不足。

在伊斯坦堡停留的一年中，兩人把手頭的錢也花完了，甚至還欠了債，但是重要的工作却一樁也沒完成。這是怎麼回事呢？說起來完全是貝塔爾修士遇到一件不幸的事。這件事很複雜，而他正不巧捲入了這件事的漩渦中。

當貝塔爾修士抵達伊斯坦堡時，正巧土耳其官方收押了一份教皇代理大使因特倫的書信，信中報告在阿爾巴尼亞教士和信徒受到迫害的情形。帶這封信的人，一看情勢有異，馬上潛逃了。當時由外國進入伊斯坦堡的僧侶並不多，土耳其警察很快就注意到了貝塔爾，隨意捏造了一個理由逮捕了他。以必須「查詢」爲由，拘禁了兩個月之久，可是也沒有問出個所以然來。

在伊斯坦堡拘留的兩個月中，貝塔爾不得不裝病賣痴，說起話來也斷斷續續，語無倫次。他說的話簡直讓人聽不懂前後的順序，有時又一再反覆，說些毫無意義的話。對時間順序的概念，簡直是一點也弄不清楚。他說着說着，忽然就忘了接下去該說什麼。待把話頭重新接上，又繞着先前說的話題打轉。要他補充說明時，他總是無法將出事時的實際經過，以及時間地點交代清

楚。

像這樣的供詞，實在讓聽的人也莫知其所以。這位年輕人好幾次打斷了貝塔爾的話，提出質問。或是要他再把剛才說的話，補充說明，交代清楚。但是貝塔爾的供詞還是含混不清，使這位年輕官員，終竟不得要領。貝塔爾就如此瞞混過去，以免多受皮肉之苦。



在地中海東部有個叫「利南多」的海港，常常有着不同國籍的船隻在此停泊。其中有個叫「德波西多」（即倉庫之意）的地方，住的是清一色的囚犯和獄吏。對當地居民來說，他們都稱這塊地方為「邪惡的庭院」。的確，來到這兒的人，都是每天從大都市緝捕來的犯人或嫌疑犯。當然，在這兒犯罪的件數極多，種類也是形形色色，包羅萬象。伊斯坦堡的警察，不時從陋巷抓到犯人，就送來這「邪惡的庭院」。可是要無罪釋放，倒也不是難事。警方抓人，是按着搜索原則所規定的金科玉律。到了這兒，工作人員就慢慢地把抓來的人加以分類，等候審訊。在服過短期刑役之後，也有被無罪釋放的，也有被判流刑的。只要有必要，警方隨時可以提供做偽證的人，使無辜者永遠沉冤海底。像這樣的一個地方，是非常複雜的，龍蛇混處，什麼樣的人都有，每天都有人出出入入，但永遠是客滿的。

來到這兒的，有乳臭未乾的毛頭小伙子，也有走遍世界的大老千、罪惡滿盈的大強盜，和罪名大小不等的犯人、無辜的人、低能的人、不合時宜的人、被錯抓的人，都聚集於此。儘管這些人是從伊斯坦堡抓來的，但是大部分還是從伊斯坦堡的市場、碼頭、貧民窟抓來的。這些人有強盜、扒手、賭徒、騙子、白吃白喝的無賴、偷雞摸狗的窮人、醉漢、不付賬就想開溜的人、打壞餐廳東西不肯賠償的人、打架滋事的人、吸毒品的人、抽鴉片的人、做盡壞事的老頭子、身敗名

裂的年輕人、劣性不改的慣犯、露出狐狸尾巴的偽善者等等，多不勝舉。

這裏面也有殺了好幾次人的累犯，也有好幾次越獄的人，這批人在審判之前，就被帶上了枷。但他們故意把枷弄得震天價響，口中詛罵着最早發明枷的人。

還有一些是從土耳其帝國西部送來被判流刑的犯人，他們來到這兒，等待自己命運的判決。那些懂得找門路，或是有有力靠山的人，或者能打通關節，無罪釋放的，都能安然返回故鄉。有罪的一部分被流放到小亞細亞或非洲。還有的被判「暫時留獄」的，多半是些上了年紀的老人，在地方上曾是自治團體或宗派代表有名望的人士，却因發動暴亂，捲入政治紛爭，觸犯了國法而被定罪。或者是受到敵人的誹謗，被套上「政治犯」或「謀反者」的罪名。這些人大包小包地帶着許多衣服和隨身日用品。他們隨時都得提高警覺，小心自己的東西被同房的人佔去，倒是十分費神，身為形役。這種人總是不安地提心吊膽着，儘量避免和其他的人混雜在一起。

圍着斜度很陡的庭院，是十五棟的平房，和後來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增建的二層樓房。這棟建築物十分的長，但却很寬廣，呈不規則形狀，外頭圍繞着很高的圍牆。中間的庭院，在辦公室前還鋪了一些水泥，其他的地區，由於長年被來來往往的人從早到晚地踐踏，反倒寸草不生，只是光禿禿的一片。唯有中間長着兩、三棵無精打采的小樹，像是患了貧血症的病人似的，枝葉枯敗，一年四季也都沒有什麼變化。樹身傷痕累累，樹皮都被人剝去，就如同一個殉道士一樣地活着。白天，在這廣大而起伏的庭園中，不同人種、不同民族的人都出來了，各自不同的長相和打扮，就像一個種族博物館一樣，形形色色，臚列其間。每天每天，就像是定期市集，絮絮聒聒，好

不熱鬧。到了晚上，這些囚犯各自成爲小集團，十五人、二十人、三十人一夥，被趕入牢房中。他們吵吵嚷嚷，人語雜沓地走入牢房，雖然各自同房，還是鬧烘烘地一片，難得會有一個晚上安靜過。

這些來自伊斯坦堡粗鄙的無賴們，也不把看守人看在眼里裏，就對着附近牢房臉皮還嫩着的小伙子們，說一些淫蕩下流的話。在黑暗中，也看不清這些男人的身影，只聽到他們爲了睡覺的地方，而大聲爭吵。或者有人被竊了，大聲呼叫。睡覺的人，也有不安寧的，有的打鼾，有的說着夢話，有的像快要死去似地大聲叫着。這些千奇百怪，此起彼落的聲音，使入夜後巨大的監獄，變成一座夜中聲音的森林，怪異而可怖。有時發出古怪的呼喚聲，有時發出長歎，有時從喉嚨中發出噁哩咕嚕一連串的聲音。

到了晚上，監獄的大鐵門有時會砰砰碰碰，一開一合地鬧上好幾回。裏面的人出去，外面的人進來，喧喧嚷嚷，雜雜沓沓。被判刑流放的人，都是在夜間被送出去的。進來的也常有醉酒滋事の碼頭工人，被揍得頭破血流，衣衫襤褸，口中還吐着泡沫，說着瘋話。拉拉拽拽地把這些來路不明的流浪漢給拖了進來。這些喝得爛醉如泥的人，一邊被挾持進來，一邊還憤怒地破口大罵，使出蠻勁不停地揮拳揍人。想趁看守人不注意的時候，再狠狠地把恨之入骨的對方補上幾拳洩恨。即使沒有得手，也磨拳擦掌地吆喝威脅着。獄吏好不容易把這兩個冤家拖入各自不同的牢房，可是這兩個瘋漢還是餘怒未息，大聲叫陣對罵，愈罵火氣愈旺，如此翻江攪海地足足要鬧上一個晚上。

到了早上，總算是風平浪靜，大家舒一口氣。囚犯們從牢房中走了出來，一羣羣人都湧向庭院去。晒晒太陽，抓抓跳蚤，包紮傷口。那些好說話的不是說些俚俗下流的笑話，就是威喝些兇惡的狠話。很快地，癡靜的人，自成一箇箇安靜的集團。好勇鬪狠、好說愛鬧的人，自成一箇箇喧囂令人側目的集團。每個小圈都會出現一個中心人物，有的是大老千，有的是藝人，這種藝人能表演一些有趣滑稽的歌舞。另外也有些是能言善道、長袖善舞之輩，能娛樂別人，也禁得起別人開玩笑的人。

貝塔爾以一個圈外人的立場，輪流地去觀望各個不同的小圈，並仔細聽着他們的言談。他很高興在這兒毋需穿僧服，沒有人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份，也沒有人會問他是誰。

每天早晨太陽還沒升起來時，在貝塔爾的牢房附近，人們已經把一個叫撒伊姆的男人團團圍攏。這個人駝着背，個兒瘦小，自信而熱情。單就他自己身上發生過的事情，幾乎是說不完的。或許他的確是個說故事的能手，很會渲染誇大，讓人聽了興味十足。假如他那些多彩多姿，內容豐富的故事句句是真的話，起碼也得活上一百五十年才能遍歷。

等到太陽升上來的時候，這羣人已經說得興會淋漓了。

「撒伊姆，你真是見多識廣！」

「話雖不錯，可是又有什麼用呢？弄到如今，陰溝裏翻船，落到了這步田地，還有什麼好說的呢？我過去走過不少地方，到哪兒都受人尊敬和歡迎。我也入境問俗，行當地的禮儀，以誠實寬濶的心胸接納別人，因此也交了不少朋友！」

他頓了頓，兩眼望着前方，像在同視着自己的備忘錄，一一默想。隔了一會兒，他又繼續說道：

「我在阿達巴撒兒，娶了一個溫柔賢淑的妻子。由於她是個有德的女人，所以連我也受到了人們的尊敬。我開的那家洗染店，更是全市數一數二的。生意鼎盛，財源滾滾而來！」

「既是這樣，何以你後來又離開那兒呢？」

「這都怪我那時鬼迷了心竅，糊塗油蒙了心！我又另娶了一個女人，此後就交上了楣運了。起初，我對她實在是很滿意的，這的確是事實。但是這個二太太個性慍悍激越，常和太太扭打成一團。不但把家裏鬧得烏煙瘴氣，變成了地獄的第一層，還把家中的醜事，喧嚷到街上去，連路人都側目。——套句俗語說，就是「右手舉着稻草，左手拿着火把！」像脫了韁的野馬似地，到處亂轉。在家裏發盡了雌威還不夠，還跑到路上去撒野。這樣地吵鬧無寧日，後來被太太的兄弟聯手打了一頓。這個女人在外面也結了不少怨，惹了好幾起風波，對上門的客人，也沒有好顏色，更是得罪了不少人，生意也就一落千丈，還製造了不少仇家。我也快被她鬧瘋了，索性把生財器具都賣了，結束了營業，僅帶了少許的一點錢，就出門旅行去了。」

「啊！那真是太不幸了！」有一個人同情地說道。

撒伊姆只是無可奈何地搖頭歎氣，他當然也心疼這筆為數不小的損失！

「你這麼做可真窩囊死了！放着這麼一筆財產不要，反而自己在外面過着流浪的日子。你把那個潑辣的婆娘趕出家門不就了結了嗎？」

在聽衆中，有一個雄壯魁梧的男人，聽了很不以爲然地大聲說道：

「把那個婆娘趕出去？說得可倒輕巧！你們可沒挨過那女人的苦頭，才會說這些不關痛癢的話！我哪趕得走她那隻母老虎？只有三十六計，走爲上策了！」

「我可不信！這種婆娘要是落在我手裏，看我不好好收拾她才怪！就算她一手抱着太陽，一手抱着月亮，我也不怕她！」

剛才那個魁梧的男人，一面氣咻咻地大聲說着，一面憤憤地站了起來，轉身離去。

那個瘦小的男人也不理會，繼續說他的。話題逐漸轉到他在托拉貝溫特和一位富有的孀婦結婚的事。

「這真是一位溫柔體貼的好女人，對我的生活起居照顧得無微不至。我和她結婚之後，過了四年安適的生活。但此後我這妻子不幸得了病，沒多久就撒下我走了。我悲痛逾恒，再也無心住在那兒，就變賣了所有的財產，再度出來旅行。我不論去哪兒，在哪兒謀生，都被人看重。這也是因爲我是以能幹出了名的。後來我到了撒羅尼加，也娶了一個女人爲妻……」

「你又娶啦！」

「是啊！那是我第四次改變做不同的買賣，也是我第十一度結婚！」

「喔？！結果呢？」衆人皆迫不及待地問。

「結果嘛！我被太太那些猶太親戚害慘啦！金山銀堆都被他們騙光了。假使我那時還能保得住一半的財產，現在也是個大富翁了。只要有錢，就是沾上了誹謗的官司，多使幾個錢也就無事

了！也不致像現在這樣，苦哈哈地關在牢房中過日子！」

他的案子，就是被控使用偽鈔。更糟糕的是，這還不是第一回呢！

這個叫撒伊姆的傢伙，對於製造偽鈔像是犯了癮似的，屢次被捕，却改不掉他的劣根性。等到一出了獄，又偷偷摸摸地幹起來。偏偏他的運氣就這麼壞，沒多久又被抓進牢裏。他逢人就吹噓着他的婚姻如何，所做的買賣又如何，其實這都是子虛烏有的事。他的罪行已經確立了，擺在他前面的，就是恐怖的刑決了。他實在不願去想那驚心動魄，不久就要來臨的事。倒是天天擺起龍門陣，來娛樂別人，也麻痺了自己。他所說的許許多多的故事，有一半是吹牛的，也有一半是真實的。說得多了，連他自己都信了，而且還有些飄飄然，渾然忘我呢！等到聽的人羣都散了，這個瘦削的小男人就魂飛魄散，只剩下一具空殼子了！他空虛地在庭院中踱來踱去，最後又闖入了另外一羣的人堆中去。只聽得旁人喧嘩說笑，他就像參加葬禮一樣地感到索然無味。不過他還是強自忍耐，裝着在聽的樣子，心裏却打算着待會兒要說什麼才好。一待時機來臨，他就像機關槍似地說了起來。如果剛才的話題正談到外國的某一個地方，就好比是埃及吧，撒伊姆就會很快地接口說道：「我有一次娶了一個埃及女人，她的年紀比我要大，就像我下半生的娘一樣地照顧我。」

「兩年來，我們過着美滿愉快的婚姻生活。鄰里也十分敬重我們夫婦。可是怎麼想得到，有一天，不幸的事却發生了……」

他又開始編撰在陌生國度的遭遇，和那些不幸的婚姻故事。有些人挪揄地聽着，也沒當真。